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 神秀

SHENXIU

曾晓红◎著



# 大家精要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 大家精要

## 神秀

曾晓红◎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秀/曾晓红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1. 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415-4951-9

I. ①神… II. ①曾… III. ①神秀(606~706)—传记  
IV. ①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2066 号

出版人: 李安泰

策 划: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李旭 林庆

特约编辑: 秦 丹

整体设计: 向 炜 高 伟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神秀**

SHENXIU

曾晓红◎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云南教育出版社

云南教育出版社 发行

网站: <http://www.yneph.com>

(650034 -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开本: 660 × 960 1/16 印张: 10 字数: 100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 000

ISBN 978-7-5415-4951-9

定价: 16.80 元

# 目 录

第1章 慕法多曲折	001
一、年少结佛缘	001
二、游方参禅学	002
三、求法东山门	004
第2章 声名动两京	025
一、十年隐居玉泉开法	025
二、两京法主三帝国师	030
三、百岁入灭示寂天官	035
四、法脉传衍禅法东渐	037
第3章 一宗分南北	052
一、法统之争	052
二、南北分宗	062
三、南北调和	078
四、是非余论	080



001

第4章 创教北宗禅————— 084

一、禅法渊源————— 084

二、禅法著述————— 093

第5章 禅法之要旨————— 102

一、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心性论————— 102

二、摄心修定观心看净——修行观————— 122

三、离念息心戒禅合一——菩萨戒————— 133

四、藉教悟宗方便通经——五方便————— 144



002

附

年谱————— 152

参考书目————— 152

# 第 1 章

## 慕法多曲折

神秀

SHENXIU

001

### 一、年少结佛缘

隋大业元年（605），陈留尉氏（一作汴州尉氏，均在今河南开封地区）一户普通的李姓人家，随着一声清脆的婴儿哇哇的啼哭，一个男婴呱呱坠地。极大的欢乐笼罩着这个普通的院落，在忙忙碌碌、进进出出的人群中，谁也没有料到，这个眉清目秀的孩子日后将成长为名震京都的一代高僧，并成为北宗禅的一代教主，他就是神秀。

神秀，唐代高僧，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北宗禅创始人。神秀之名，据说乃五祖所赐，意为“神姿秀慧”。关于神秀，人们最耳熟能详的是他的一首禅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关于此偈的真假及历史疑谜问题将在后章详解，而翻检有关神秀生平的记载，我们发现大多较为简略，尤其对其童年和少年时代着墨较少，见载的文献主要有唐宋之间《为洛下诸僧请法事迎秀禅师表》、唐张说《荆州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唐杜朏《传法宝纪》、唐净觉《楞伽师资记》、后晋刘昫《旧唐书·神秀传》、宋李昉《太平广记·秀禅师》、宋赞宁《宋高僧传·神秀传》、宋道



002

原《景德传灯录·神秀传》等。此外，20世纪敦煌文书中也发现了大量早期的禅宗文献，这些文献散落世界各地，其中，又以斯坦因劫走并入藏英国国家图书馆（以S.编号）和伯希和劫走并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以P.编号）的文献为要。钩稽这些史料，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出神秀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历程。

神秀自幼聪慧过人，勤勉好学，博学多才。据载其从小即广泛涉猎儒学经典，其传记中有“少亲儒业，博综多闻”的记载。他不耽好小技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性，且显现出悲天悯人、心系百姓的胸怀。时值隋末唐初，河南的王世充起兵作乱，河南、山东地区发生饥荒，瘟疫横行，百姓流离，饿殍遍野，13岁的少年神秀亲历战乱的洗礼，深受触动，即为百姓的安危挺身而出，前赴荃阳义仓，为众人筹集粮食。据相关文献记载，在这之后不久，神秀遇一善知识（泛指高僧），即出家为僧，与佛教始结因缘，并从此四处游方参学。

年少的神秀因何出家？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文献也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想象，与佛陀释迦牟尼出游四门，苦思生老病死之无常，最终觉悟人生苦、集、灭、道的四重真理，获得解脱成佛的经历相似，战争的残酷、人生的无常、生命的脆弱，让一向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思想为救世圭臬的少年神秀突然发现，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大乘佛教为自己展开了另一个奇妙的精神世界，这段经历也就成为他试图通过佛教救度众生并决然出家为僧的最大因缘。

## 二、游方参禅学

在大乘佛教展开的救世理论中，神秀仿佛一只钻进花丛中采蜜的蜜蜂，开始了孜孜以求的勤修苦练，并四处访求名师，

游方参学，沟通交游。早年即博览经史、博学多闻的知识底蕴使神秀的求法进程更加如鱼得水。据张说《荆州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记载，神秀：“少为诸生，游问江表，老庄玄旨，《书》《易》大义，三乘经论，《四分律》仪，说通训诂，音参吴晋。烂乎如袭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既而独鉴潜发，多闻旁施。”

唐杜朏《传法宝纪》亦载神秀：“遇善知识出家，便游东吴，转至闽，游罗浮、东、蒙、台、庐诸名山，嘉遁无不毕造。学究精博，采《易》道，味黄老及诸经传。自三古微蹟，靡不洞习。”

由以上引文可知，出家后的神秀为求得佛法，参悟佛理，曾四处游历参访，其足迹遍及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我国东南部地区，长江中下游等地的各名山圣地几乎都留下了他访师问道的身影。而神秀的“寻师慕道”并不只专注于佛学义理的探讨，凡老庄玄学，《尚书》《易经》等儒学义理，三乘经论、《四分律》等戒律，以及训诂、音韵等诸三教的学问，都被悉数纳入他的修习范围，也正因为儒、释、道等各方面学养的综合培养和全面熏陶，使神秀成为一位内外兼修、博综多闻、精通儒释道、圆融各家之学的学问僧。而神秀博采众长、洞彻修习，博通内典、外典，综精入世、出世间学问的素质，也使他具备了日后成为一代教主的才学，为他创教北宗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武德八年（625），20岁的神秀在洛阳天宫寺受具足戒，正式成为比丘，继而“锐志律仪，渐修守慧”，专志于戒律的持受，也逐渐修学“定”“慧”两增上学。而这时的神秀，已经成长为一个“身長八尺，秀眉大耳，应王伯之象，合圣贤之度”的翩翩青年。



### 三、求法东山门

#### 佛禅巡礼

在经年游历名山大川、访师慕道的过程中，神秀在佛学义理上的修为日渐深厚，然而，他在佛学理论及实践方面获得突飞猛进的长足进步，则在拜蕲州双峰山（一名破头山，今湖北黄梅地区）东山寺弘忍为师之后。在了解神秀这段经历前，不妨对其所处时代的佛教发展背景及禅宗的发展概况作一次巡礼。

源于印度的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便开始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这一进程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进行矛盾斗争，继而融摄协调、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直至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思维深处，被包容、改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式佛教。而这一过程，自两汉至唐武宗“会昌废佛”，大约经历了初传时期、迅猛发展时期和宗派分立三个时期。

佛教的初传期，大体始于两汉之际，终于4世纪末。这一时期的佛教在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前尚处稚嫩，处在附庸地位，还需要通过依附黄老之学或攀缘玄学以求立足。随着大量佛教典籍源源不断地被译为中文，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民间知识分子，从京都到长江中下游各地，佛教的信徒层面大大扩展，传播地域日益扩大。

以东晋时期鸠摩罗什抵达长安并开创关河学派为契机，佛教在中国进入迅猛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印度佛教的各种学说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为中国人所学习、理解，从而形成了各种学派，同时印度佛教的各种教团仪轨也开始被普遍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在极力将佛教纳入自己的体系的同时，也开始出现



了各种排佛论调。为调和两者间的矛盾，佛教理论的创新也逐步展开。至南北朝末期，流行于中国南北两地的各家师说逐渐调和，佛教义理大大深化，佛教产生了强烈的独立意识，开始酝酿成学派的结构。随着提倡某一学说的人定居一地，设立门庭，传授学徒，佛教宗派俨然成立，南方有慧远及其庐山教团，北方则出现了研习鸠摩罗什《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三论学派”，研习《成实论》的“成实学派”，研习《大般涅槃经》的“涅槃学派”，此外还有“毗县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俱舍学派”等。诸学派理论的争鸣、学风的差异，使佛教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佛典的传译与讲习蔚然成风，佛教成为中国社会中与儒、道两家鼎足而三的独立的力量，开始在更高的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

自南北朝晚期始，南北佛教已经出现了融合的趋势，这种趋势随着隋朝的统一得到进一步加强，隋、唐王朝的统治者自觉且成熟地推行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政策，使佛教在数百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摩擦、濡化和融合中，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融合各家学说的佛教思潮开始崭露头角，中国式佛教宗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一时期至唐武宗“会昌废佛”，被称为佛教宗派分立时期。中国人自己创宗立说，如最早在南北朝晚期由智顓创立的天台宗，隋朝产生的三论宗、三阶教，唐代出现的法相宗、律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净土宗等，以一定的佛教学说为理论，以一定的寺院经济为依托，以较为严格且相对稳定的佛教僧团为组织，成为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神秀到双峰山谒见弘忍、拜师求法之时，正处于这一阶段宗派大兴、高僧辈出的初唐时期。

初唐的佛教，延续隋朝以来的发展，宗派林立，繁荣兴盛，各派高僧人才辈出，灿若明星。三论宗嘉祥吉藏（549～623），天台宗章安灌顶（561～631）、天宫慧威（634～713）、左溪玄朗（673～754），法相宗玄奘大师（600？～664），华严

宗杜顺（557～640）、智俨（602～668）、法藏贤首（643～712）、律宗南山道宣（596～667）、净土宗道绰（562～645）、善导（623～681）等人都名动一时。禅宗在初唐时更是蔚为大观。

禅宗又称佛心宗、达摩宗、无门宗，号称“教外别传”，其传承以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拈花、迦叶破颜微笑为其滥觞。该宗偏重于修心，以心传心，直传佛祖的心印，故有“佛心宗”之名。此宗以禅那为示，为思维真理、静息念虑之法，原为三学六度之一，又有如来禅、祖师禅之说。据经论所说，六度所摄之禅为如来禅，达摩所传之心印为祖师禅。该宗在中土指以菩提达摩为初祖，探究心性本原，以期“见性成佛”的大乘宗派。本宗在西方二十八传，至菩提达摩，为东土初祖。相传菩提达摩于六朝齐、梁间从印度渡海东来，梁普通（520～526）前后到洛阳弘扬禅法。因其禅法不为当时佛教界所重，乃入嵩山少林寺安心壁观，人称壁观婆罗门，以“二入四行”禅法教导弟子慧可、道育等。慧可立雪断臂，志求佛法，从达摩六年，终得达摩所传心印，达摩授以《楞伽经》4卷。僧璨受法后隐居于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潜山东北），萧然静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道信（580～651）14岁前往侍奉僧璨，前后九年，得其衣法，成为禅宗四祖。道信先至吉州（今江西吉安）传法，曾劝道俗依《文殊说般若经》修一行三昧，后转入庐山住了十余年，又前往蕲州双峰山三十多年，正式创立禅宗僧团，主张“坐禅守一”，并传法给弘忍。

弘忍（601～674，一说602～675），禅宗第五代祖师。据《景德传灯录》，弘忍俗姓周，蕲州（今湖北）黄梅人，又有说为浔阳（今江西九江）人。据说其七岁时，某日四祖道信前往黄梅县，途中遇见一小孩，长得聪明伶俐，聪慧清秀，大异于一般儿童。四祖见了很是喜欢，便问：“你姓什么？”小孩回答：“姓是有，但不是普通的姓。”四祖再问：“是什么姓？”回

答说：“是佛性。”四祖又问：“你没姓吗？”答道：“因为性空所以我无姓。”道信听了大喜，知其有善根，将来必成大器，乃收入门下。这个孩子就是弘忍。弘忍年十三，即正式剃度为僧。他在道信门下，日间从事劳动，夜间静坐习禅。道信常以禅宗顿渐宗旨考验他，他触事解悟，尽得道信的禅法。永徽二年（651），四祖道信圆寂，付法传衣给弘忍。弘忍得法后即至双峰山东冯茂山（一作冯墓山）另建道场，名东山寺，时称他的禅学为“东山法门”。因来学者甚众，二十余年间徒众达七百人，“东山法门”也名噪一时，成为禅门中心。

从达摩到弘忍，中土禅宗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从初祖菩提达摩到三祖僧璨，其门徒都行头陀行，一衣一钵，随缘而住，并不聚徒定居于一处。到了道信、弘忍时代，禅风一变。道信于唐武德元年（618）初入黄梅双峰山，一住三十余年，会众多至五百余人，这一时期，禅宗僧团正式创立。弘忍继之大弘“东山法门”，二十余年间徒众达七百人。这两代禅徒都定居一处，过着集体生活。他们实行生产自给，把运水、搬柴等一切劳动都当做禅的修行；弘忍即认为学道应该山居，远离嚣尘。这也是后来马祖、百丈等于深山幽谷建立丛林，实行农禅生活的指导思想。

## 拜师弘忍

五祖门下俊秀辈出，神秀即为第一上首，称“秀上座”。而神秀得入弘忍门下，也经历了颇多曲折。

神秀虽“少通经史，博综多闻”，出家后又精勤佛典，刻苦钻研经、律、论，四处访求名师问道，但仍然觉得自己未能了解禅法奥秘，不得禅法要旨，也因此，他从未停止过对禅法的孜孜以求。

在神秀慕法不止的游历脚步中，转眼已日月如梭、时光飞

逝，他也从风度翩翩的青年进入成熟稳重的知天命之年。且说神秀久不得良师，不免心中苦闷，某日得人指点，听说弘忍禅师在蕲州东山传授达摩禅法，于是决定前往投师。这日，神秀来到一座山前，只见崇峰峻岭，丛林苍郁，云雾缭绕，蒸腾直上，远远地有钟声传入耳中。神秀心念“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眼见东山禅寺在望，不觉精神大振，脚步也变得轻快了。待到山门，抬头望去，“东山禅寺”四个雄劲有力的大字赫然映入眼帘，其后，一座古拙朴实、气势恢宏的禅院依次排开，自有一番气象。正四处观望间，从里面走出一位气宇轩昂的老和尚，一副高僧模样，不仅形貌超凡，神情更是肃穆，清气逼人，两眼灼然有光。

看到神秀，老和尚敛然而立，淡然问道：“从何处来？”

神秀见问，心知问话定有禅机，一心想卖弄，于是答道：“从河的上游来。”

老者又问：“到何处去？”

神秀答：“到河下而去。”

老和尚一听，眉头一皱，声音变得有些严厉：“哦，原来是随波逐流啊！”

神秀听后，心中惶恐不安，连忙答道：“沿江海拾贝，诚乞拜访，还请大师指点。”

老和尚脸色稍霁，道：“你在寺外，我在寺内，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呀！”

神秀回道：“身在有人之境，如入无人之境。”说着，一脚跨入山门，径直走到了老和尚跟前。

老和尚一见，心下暗赞此子颇有慧根，但仍不肯让他轻松过关，有意刁难，又问道：“昨天你在哪里？”

神秀回说：“我忘了。”

老和尚又问：“明天呢？”

神秀摇头回答说：“不知道。”

老和尚一听，说道：“罢了，你可以走了。不过，不要从此门出去。”

“本无内外，无进无出。”神秀说罢，纳头便拜，口称师傅。至此，老和尚的脸上终于绽放出笑容，而他，正是弘忍。

神秀前往蕲州黄梅的东山，参礼五祖弘忍这一年，已是年约五旬了。而关于神秀往参五祖弘忍时的具体年纪，各种史料记载不一，《传法宝纪》记为四十六岁，云：“至年四十六，往东山归忍禅师。一见重之，开指累年。”张说《荆州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认为是知天命的五十岁，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间之世。企闻蕲州有忍禅师，禅门之法胤也……乃不远遐阻，翻飞谒诣……服勤六年，不舍昼夜……”《宋高僧传·神秀传》又记为四十八岁，此非直接史料，且是后撰，故常被忽略。根据这些史料，佛学泰斗印顺法师推测神秀往参弘忍的年纪，是《大通碑》所载的“知天命之年”——五十岁，非《传法宝纪》所记的四十六岁，同时，印顺法师根据旁证，即神秀四十六岁为唐高宗永徽二年（651），是四祖道信入灭的那年，认为神秀不可能在那一年去黄梅参礼，故而《大通碑》的说法较为妥当。其实，《景德传灯录》记载有弘忍的另一弟子老安，于贞观（627~649）中至黄梅，礼谒弘忍，遂得心要一事，可推知：在道信入灭前，学人往参弘忍并不违反禅门规定。因此，神秀当可于高宗永徽二年去黄梅参礼。甄别具有争议的两处记载，《传法宝纪》明记岁数，或有所本，不能完全忽视；然而，《大通碑》为神秀的碑铭，其撰写时间比《传法宝纪》早，又代表着官方的说法，其可信度和参考价值似更高，故不妨仍取《大通碑》之说。

神秀拜入弘忍门下后，见弘忍“以坐禅为务”，生活修行极其清苦，心中叹服，想：“此真吾师也。”此后，“遂誓心苦节，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下定决心诚修艰苦的节行，一边从事寺中的砍柴、担水等杂务，从砍柴、担水等日常劳动中修

习禅法，一边从弘忍求道受法。神秀不以自己饱学多闻而自大或养尊处优，初到黄梅，即受弘忍看重。就这样，神秀精诚精进，不分日夜，如此度过六年。神秀因为在理解禅法要义和修行方面表现突出，受到弘忍的称赞。据神秀的同门玄贇所著《楞伽人法志》记载，弘忍曾对玄贇表示，在他死后能够传授他的禅法者只有十人，其中神秀最为优秀，说：“我与神秀论《楞伽经》，玄理通快，必多利益。”说神秀对于《楞伽经》有深入的理解。《宋高僧传·神秀传》载：“秀既事忍，忍默识之，深加器重。”弘忍曾赞誉神秀说：“吾度人多矣，至于悬解圆照，无先汝者。”“悬解”意为从迷惑烦恼中摆脱出来，实指对禅理的深入领会；“圆照”是指通过禅观体悟真如自性的修行。意为：“我度化的人很多，但是在解除束缚、圆融观照方面，没有能超越你的。”张说《大通禅师碑铭》载，弘忍认为神秀尽得东山禅法的精髓，曾赞叹“东山之法尽在秀矣”，认为东山的禅法都在神秀身上了。道信、弘忍的东山禅法继承了达摩以来重视《楞伽经》的传统，把通过禅观修行达到心识的转变作为对修行者的基本要求，神秀因为在这些方面表现卓越，故受到弘忍的大力赞许，深受器重，在数百门徒中位至上座，人称“秀上座”，受命成为“教授师”。

## 能秀相亲

光阴如梭，在东山寺的暮鼓晨钟里，神秀日复一日，如饥似渴地潜心学习着全新的禅学义理，也在打柴、担水的日常生活中修行与实践着这一禅法。他的勤奋好学很快赢得了众人的尊重，更因其学通内外，备受众人的推崇与仰慕，弘忍门下七百余名弟子，神秀即居第一座。然而，一个特殊人物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局面，他就是日后与神秀并称“南能北秀”的惠能。

惠能，又作慧能，俗姓卢，范阳（今北京大兴）人，唐代

高僧，南宗禅创始人，与神秀同一时代，时人称南能北秀、南顿北渐，后被尊为中国佛教禅宗六祖。其父名行瑫，因事被贬官流放到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惠能幼年即随父迁徙流放，不久因父亲亡故，随母移居南海，生活艰辛贫困，以卖柴为生。24岁时，一日惠能到集市卖柴，有位叫安道诚的人想买惠能的柴，出价豪爽，只是要求惠能将柴送至其客店。惠能将柴送至，取钱正要走出店门，忽然听到道诚正在念《金刚经》。也是惠能慧根深种，与佛有缘，一听便能领悟，只是从小孤苦，识字不多，遂打破沙锅问到底，问道诚念的是什么经，佛经又从何处得来，道诚一一作答。原来，道诚曾到蕲州黄梅县东冯茂山礼拜五祖弘忍大师，曾听弘忍大师开坛讲法并得受《金刚经》一部。当时听法的僧俗道众约有千余人，一眼望去人山人海，把法场挤得水泄不通，大师当时曾劝导受众，说只要受持《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可直了成佛，意为只要诚心受持《金刚经》，就可以彻见自心本性，即佛性，当下了却生死，证成佛果。道诚一番绘声绘色的讲述，说得惠能无限向往，恨不能立刻前往礼拜五祖。但苦于家乏欠缺，老母在堂无人供养，惠能不忍心抛弃母亲。道诚听说了惠能的顾虑，遂慷慨解囊，资助惠能一百两银钱，充作其母的衣服之资。惠能千恩万谢，待回到家安顿好老母亲，便北上参学，一心前往礼拜五祖。

唐高宗龙朔元年（661），经过一个多月的跋山涉水，惠能终于在黄梅谒见禅宗五祖弘忍。弘忍和尚问惠能前来黄梅的目的，说：“你是什么地方人，来我此山礼拜我？你现今来到我这里，又想求得什么东西呢？”惠能照实回答说：“弟子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佛法作。”意即自己到黄梅礼拜大师并没什么别的目的，只求能够学习佛法。大师听后很生气，责备惠能说：“若未堪作佛法。”意即你不但是岭南人，而且是岭南人中的“獠獠”，你根本没有资格



学习佛法。

这里有一个问题尚待澄清，即弘忍大师为什么说獼獠没有资格学习佛法呢？众所周知，佛法艰涩难懂，学习佛法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与条件，比如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这样才能看懂佛经。惠能既因家贫，识字不多，文化知识自然十分欠缺，可以算是一个还不太开化的人，也就缺少了学习高深佛法的基础。弘忍大师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判定惠能没有资格学习佛法。

敦煌本《坛经》相继被发现后，许多佛学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后世流传的一些《坛经》作品对文本进行校录，并将惠能“不求余物，唯求佛法作”的回答录为“不求余物，唯求作佛”，将弘忍的回答“若未堪作佛法”录作“若为堪作佛”，这样一来，就篡改了敦煌本《坛经》原文的意思，使得惠能要求学习佛法，弘忍认为他没有能力学习佛法的回答，变成了惠能要求成佛，弘忍判定他是獼獠，根本成不了佛。如此一来，惠能和弘忍初次见面的场景性质全变，惠能极端自负，一登场就非常自傲地提出：“我来就是为了成佛！”而弘忍则严词拒绝，且毫不留情地给惠能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你这个獼獠，没学会走路就想学跑，想要成佛，门都没有！”

其实，从南北朝竺道生提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命题以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存在成佛的可能性的理论，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禅宗向来即承认人人皆具有佛性，弘忍乃一代宗师，为禅宗五祖，定然不会在一个人能否成佛的问题上与佛教主流相逆。如此看来，弘忍定不会因为惠能是獼獠而判定他没有成佛的可能性，而更加强调的是惠能缺乏学习佛法的能力与条件。一些佛学研究者篡改敦煌本《坛经》的文字，强加解释，非但做法不妥，更恐有画蛇添足之嫌。

面对弘忍的诘问，惠能自然不能服气，理直气壮地回答道：“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獼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